

神探

福尔摩斯探案集

上

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，福尔摩斯几乎已经成为严密推理的代名词，是一个几近完美的、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。作者柯南道尔在叙事手法上显示了非凡的功力，惊险、刺激、充满悬念，结构严密，丝丝入扣，起伏跌宕，扣人心弦，刺激读者的感情，使读者既感到恐怖，却又欲罢不能，从而留下深刻印象。

[英] 柯南道尔/原著



最新珍藏版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神探

福尔摩斯探案集

上

[英] 柯南道尔/原著



最新珍藏版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张光朝

封面设计:(♣) 孤胜视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探福尔摩斯探案集. 上/朱秀斌编. —延吉:延边人民出版社,
2005.1(2008.1 重印)

ISBN 978—7—80698—381—2

I. 神… II. 朱… III. 侦探小说—作品集—英国—现代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03207 号

神探福尔摩斯探案集

(上)

朱秀斌 编写

出版:延边人民出版社

发行:延边人民出版社

(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363 号, <http://www.ybcbs.com>.)

印刷: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字数:600(千字)

880×1230 毫米 大 32 开

印张:33 印张

版次: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2008 年 1 月修订重印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—7—80698—381—2

定价:68.00 元(全套三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前 言

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欢迎，福尔摩斯几乎已经成为严密推理的代名词，是一个几近完美的、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。

作者阿·柯南道尔(1859—1930)，英国作家，1859年出生于英格兰，青少年时代在教会学校上学，后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学医学，1885年获医学博士学位，1902年被封爵。他的首部作品《血字的研究》于1887年出版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于1891年弃医从文，专事写作。

他塑造的福尔摩斯已成为世界上家喻户晓的人物。福尔摩斯的办公地点也成了旅游点。作品合乎逻辑的推理引人入胜，结构起伏跌宕，人物形象鲜明，涉及当时英国社会现实。对于其艺术成就，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曾说：“和柯南道尔所写的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相比，没有任何侦探小说曾享有那么大的声誉。”柯南道尔被称为“英国侦探小说之父”，成为世界最畅销书作家之一。

福尔摩斯是一个私人侦探，他有普通人的优点和缺点，他乐观、正直、热情、勇敢，有时也很傲慢、尖刻、自以为是。他穿梭于多雾的伦敦的大街小巷，出没于城镇和乡村，与各行各业三教九流的人物接触。他具有高超的侦探才能，勤于学习和思考，擅长分析和推理，能够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找到破案的线索。他重视调查研究，善于运用心理



学和逻辑学,对案件的分析 and 判断,合乎逻辑,入情入理,容易使人接受并相信。

作品涉及到英国当时的社会现实,突出地表现了道德和犯罪等问题,具有比较普遍的社会现实意义。

小说在创作手法上显示了非凡的功力,惊险、刺激,充满悬念,结构严密,丝丝入扣,起伏跌宕,引人入胜。它不断从各个方面提出各种问题,吸引读者随着福尔摩斯的脚步逐渐走向事情的真相,那种云雾散尽、目标骤然清晰的喜悦让人爱不释手。这种手法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中国的章回小说,也是今天侦探小说常用的一种手法。利用惊险的情节,扣人心弦,刺激读者的感情,使读者既感到恐怖,却又欲罢不能,从而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

目 录

(上册)

四 签 名	1
一 演绎法的研究	1
二 案情的陈述	10
三 寻求解答	15
四 秃头人的故事	21
五 樱沼别墅的惨案	32
六 福尔摩斯作出判断	40
七 木桶的插曲	49
八 贝克街的侦探小队	62
九 线索的中断	72
十 凶手的末日	83
十一 大宗阿格拉宝物	92
十二 琼诺赞·斯茂的奇异故事	98
恐 怖 谷	126
第一部 伯尔斯通的悲剧	126
一 警 告	126
二 福尔摩斯的论述	137
三 伯尔斯通的悲剧	147
四 黑 暗	157



神探福尔摩斯探案集

五	剧中人	171
六	一线光明	185
七	谜 底	199
第二部	死酷党人	217
一	此 人	217
二	身 主	227
三	维尔米萨三百四十一分会	246
四	恐怖谷	264
五	最黑暗的时刻	276
六	危 机	291
七	伯尔弟·爱德华的妙计	302
八	尾 声	313
	波希米亚丑闻	316



四 签 名

一 演绎法的研究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从壁炉台的角上拿下一瓶药水，再从一只整洁的山羊皮皮匣里取出皮下注射器来。他用白而有劲的长手指装好了精细的针头，卷起了他左臂的衬衫袖口。他沉思地对自己的肌肉发达、留有很多针孔痕迹的胳膊注视了一会儿，终于把针尖刺入肉中，推动小小的针心，然后躺在绒面的安乐椅里，满足地喘了一大口气。

他这样的动作每天三次，几个月来我已经看惯了，但是心中总是不以为然。一天一天地过去，这个情况给我的刺激日渐增加。因为我没有勇气阻止他，每到夜深人静，想起此事，就感觉良心不安。我不止一次地想把心里的话向他说，但是由于我的朋友性情冷漠、孤僻，而且不肯接受意见，使我觉得要想向他无拘无束地进一忠告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他的毅力，他自以为是的态度和我所体验过的他那许多非常的性格，都使我胆怯而不愿惹他不高兴。

但是，这一天下午，也许是我在午饭时喝了葡萄酒，也许是因为他那满不在乎的态度激怒了我，我觉得再不能容忍下去了。



我问道：“今天注射的是什么？吗啡，还是可卡因①？”

他刚打开一本旧书，无力地抬起头来说道：“这是可卡因，百分之七的溶液。你要试试吗？”

我毫不客气地回答道：“我不要试。阿富汗的战役害得我的体质至今没有恢复。我再不能摧残它了。”

他对我的恼怒，含笑答道：“华生，也许你是对的。我也知道这对于身体是有害的，不过我感觉它既有这样强烈的兴奋和醒脑的能力，它的副作用也就没有什么重要了。”

我诚恳地说道：“可是你也考虑考虑利害得失吧！你的脑筋也许像你所说的那样，能够因刺激而兴奋起来，然而这究竟是戕害自身的做法。它会引起不断加剧的器官组织变质，否则至少也会导致长期衰弱，你也知道这种药所能引起的不良反应，实在是得不偿失。你为什么只顾一时的快感，戕害你那天赋的卓越过人的精力呢？你应当知道，我这不仅是从朋友的立场出发，而且还是作为一个对你的健康负责的医生而说的话。”

看来，他听了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把十指对顶在一起，把两肘安放在椅子的扶手上，像是对谈话颇感兴趣的样子。

他道：“我好动不好静，一遇无事可做的时候，我就会心绪不宁起来。给我难题，给我工作，给我最深奥的密码，给我最复杂的分析工作，这样我才觉得最舒适，才不需要人为的刺激。我非常憎恶平淡的生活，我追求精神上的兴

① 可卡因(Cocaine)又名古柯硷，是鸦片、吗啡同类的麻醉品，用久可以成瘾。——译者注



奋，因此我选择了我自己的特殊职业——也可以说是我创造了这个职业，因为我是世界上唯一从事这种职业的人。”

我抬眼问道：“唯一的私人侦探吗？”

他答道：“唯一私家咨询侦探。我是侦探的最高裁决机关。当葛莱森、雷斯垂德或埃瑟尔尼·琼斯遇到困难的时候——这倒是他们常有的事——他们就来向我请教。我以专家的资格，审查材料，贡献一个专家的意见。我不居功，报纸上也不发表我的名字。工作本身使我的特殊精力得到发挥的这种快乐，就是我无上的报酬。你总还记得在杰弗逊·侯波案里我的工作方法所给你的一些经验吧？”

我热诚地答道：“不错，我还记得。那是我平生从未遇到过的奇案。我已经把始末写成一本册子，用了一个新颖的标题：《血字的研究》。”

他不满意地摇头道：“我约略看过一遍，实在不敢恭维。要知道，侦探术是——或者应当是一种精确的科学，应当用同样冷静而不是感情用事的方法来研究它。你把它渲染上一层小说色彩，结果就弄得像是在几何定理里掺进了恋爱故事一样了。”

我反驳他道：“但是书中确有像小说的情节，我不能歪曲事实。”

“有些事实可以不写，至少要把重点所在显示出来。这案件里唯一值得提出的，只是我怎样从事实的结果找出原因，再经过精密的分析和推断而破案的过程。”

我写那篇短文，本来是想要得到他的欢心，没想到反而受到了批评，心中很不愉快。我承认，正是他的自负激怒了我，他的要求似乎是：我的著作必须完全用来描写他



个人的行为。在我和他同住在贝克街的几年里，我不止一次地发觉我那伙伴在静默和说教的态度里，总隐藏着一些骄傲和自负。我不愿多说了，只是坐着抚摩我的伤腿，我的腿以前曾被枪弹打穿，虽然不碍走路，但是一遇天气变化就感到痛楚难堪。

停了一会，福尔摩斯装满了烟斗，慢慢说道：“最近我的业务已经发展到欧洲大陆了。上星期就有一个叫做福朗斯瓦·勒·维亚尔的人来向我请教，你也许知道，这个人在法国侦探界里最近已崭露头角。他具有凯尔特民族的敏感性，可是缺乏提高他的技术所必需的广泛学识。他所请教的是有关一件遗嘱的案子，很有趣味。我介绍了两个相似的案情给他作参考：一件是一八五七年里加城的案件，另一件是一八七一年圣路易城的那个案子。这两个案情给他指明了破案的途径。这就是今天早晨接到的他的致谢信。”说着他就把一张弄皱的外国信纸递给了我。我看了看，信里夹杂着许多恭维话，充满了“伟大”、“高超的手段”、“有力的行动”等等表示这位法国人的热情、景仰和称赞的话。

我道：“他像是个在和老师讲话的小学生。”

歇洛克·福尔摩斯轻轻地说道：“啊，他把我所给他的帮助估价过高了，他自己也有相当的才能呢。一个理想的侦探家所必备的条件，他大半都有。他有观察和推断的能力，只是缺乏学识，这个，他将来还是可以得到的。他现在正在把我的几篇短作译成法文。”

“你的作品？”

他笑道：“你不知道吗？很惭愧，我写过几篇专论，全是技术方面的。你记得不记得那一次：‘论各种烟灰的辨



认’。在那里面，我举出了一百四十种雪茄烟、纸烟、烟斗丝的烟灰，还用彩色的插图说明各种烟灰的区别。这是在刑事案件审判中常常出现的证据，有时甚至是全案最重要的线索。如果你回忆一下那个杰弗逊·侯波案件，你就会知道：烟灰的辨别，对于破案多少是有些帮助的。譬如说你能确定在一个谋杀案里的凶手是吸印度雪茄烟的，这样，显然就把你的侦查范围缩小了。印度雪茄烟的黑灰和‘鸟眼’烟的白灰的不同，在训练有素的人看来，就如同白菜和马铃薯的区别一样的分明。”

我道：“你对审查细微的事物确实具有特殊的才能。”

“我感觉到了它们的重要性。这就是我写的关于跟踪脚印的专论，里边还提到使用熟石膏保存脚印的方法。这里还有一篇新奇的小论文，说明一个人的职业可以影响到他的手形，附有石工、水手、木刻工人、排字工人、织布工人和磨钻石工人的手形插图。这些对于科学的侦探术是有很大的实际意义的。特别是在遇有无名尸体的案件和探索罪犯身份等时都有用处。噢，我只顾谈我的嗜好，使你心烦了吧？”

我恳切地回答道：“非但不觉得心烦，并且极感兴趣。这是因为我曾经亲自看见过你对于这些方法的应用。你方才谈到观察和推断，当然，在一定程度上，这两方面是彼此关联着的。”

他舒服地靠在椅背上，从烟斗里喷出一股浓厚的蓝烟来说道：“没有什么关联。举例来说：观察的结果说明，你今早曾到韦格摩尔街邮局去过，而通过推断还知道，你在那里发过一封电报。”

我道：“对！完全不错！但是我真不明白，你怎么知道



的。那是我一时突然的行动，并没有告诉任何人啊。”

他看到我的惊讶，很得意地笑道：“这个太简单了，简直用不着解释，但是解释一下倒可以分清观察和推断的范围。我观察到在你的鞋面上沾有一小块红泥，韦格摩尔街邮局对面正在修路，从路上掘出的泥，堆积在便道上，走进邮局的人很难不踏进泥里去，那里的泥是一种特殊红色的，据我了解，附近再没有那种颜色的泥土了。这就是从观察上得来的，其余的就都是由推断得来的了。”

“那么你怎么推断到那封电报呢？”

“今天整整一个上午我都坐在你的对面，并没有看见你写过一封信。在你的桌子上面，我也注意到有一大整张的邮票和一捆明信片，那么你去邮局除了发电报还会作什么呢？除去其他的因素，剩下的必是事实了。”

我略想了一想又道：“这件事确实如此，正合你的说法，这是最简单的一件事了。我现在给你一个比较复杂的考验，你不觉得我鲁莽吧？”

他答道：“正相反，我很欢迎，这可以使我省去第二次注射可卡因了。你所提出的任何问题，我都高兴研究。”

“我常常听你说，在任何一件日用品上面，很难不留下一些能显示使用者特征的痕迹，受过训练的人是很容易辨认出来的。现在我这里有一只新得来的表，你能不能从上面找出它的旧主人的性格和习惯呢？”

我把表递给了他，心里不禁好笑。因为依我想来，这个试验是无法解答的，也可算是我给他平日独断作风的一个教训吧。他把表拿在手里，仔细地端详着，看了看表盘，又打开表盖，留心察看了里面的机件，先用肉眼，后来又用高倍放大镜观察。他面部沮丧的表情，几乎使我笑了出



来，最后，他关上表盖，把表还给了我。

他道：“这里几乎没有遗留的痕迹可寻，因为这只表最近擦过油泥，把最主要的痕迹搞掉了。”

我答道：“不错，这只表是擦过了油泥以后才落到我的手里的。”我心中对我伙伴用这一点作借口来掩饰他的失败很不以为然。就是一只未修过的表，又能寻出什么有助于推断的痕迹呢？

他用半闭无神的眼睛仰望着天花板说道：“虽然遗痕不多，我的观察也并没有完全落空。姑且说一说请你指正吧。我想这只表是你哥哥的，是你父亲留给他的。”

“很对，你是从在表的背面上所刻的 H. W. 两个字头知道的吧？”

“不错，W 代表你的姓。这只表差不多是五十年前制造的，表上刻的字和制表的时期差不多，所以我知道这是你上一辈的遗物。按照习惯，凡是珠宝一类的东西，多传给长子，长子又往往袭用父亲的名字。如果我记忆不错，你父亲已去世多年，所以我断定这只表是在你哥哥手里的。”

我道：“这都不错，还有别的没有？”

“他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。当初他很有光明的前程，可是他把好机会都放过去了，所以常常生活潦倒，偶然也有时景况很好，最后因为好酒而死。这都是我所看出来的。”

我从椅子上跳起来，忍不住在屋内无精打采地踱来踱去，内心有无限辛酸。

我道：“福尔摩斯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我真无法相信，你竟然会耍出这么一套来，你一定预先访察了我哥哥



的惨史，现在假装用一些玄妙的方法，推断出来这些事实。你想我会相信你从这只旧表上就能够发现这些事实吗？不客气地说，你这些话简直是有些骗人。”

他和蔼地答道：“亲爱的医师，请你宽恕我。我按着理论来推断一个问题，却忘了这可能对你是一件痛苦的事情。我向你保证，在你给我观察这只表以前，我并不知道你还有一位哥哥呢。”

“可是你怎么能这样神妙地推测出这些事实来呢？你所说的没有一样不是与事实相符的。”

“啊！这还算侥幸，我只是说出一些可能的情况，并没想到会这样正确。”

“那么你并不是猜想出来的了？”

“对，对，我向来不猜想。猜想是很不好的习惯，它有害于作逻辑的推理。你所以觉得奇怪，是因为你没有了解我的思路，没有注意到往往能推断出大事来的那些细小问题。举例来说吧，我开始时曾说你哥哥的行为很不谨慎。请看这只表，不仅下面边缘上有凹痕两处，整个表的上面还有无数的伤痕，这是因为惯于把表放在有钱币、钥匙一类硬东西的衣袋里的缘故。对一只价值五十多金镑的表这样不经心，说他生活不检点，总不算是过分吧！单是这只表已经如此贵重，若说遗产不丰富，也是没有道理的。”

我点着头，表示领会了他的道理。

“伦敦当票的惯例是：每收进一只表，必定要用针尖把当票的号码刻在表的里面，这个办法比挂一个牌子好，可以免去号码失掉或混乱的危险。用放大镜细看里面，发现了这类号码至少有四个。结论是：你哥哥常常窘困；附带



的结论是：他有时景况很好，否则他就不会有力量去赎当了。最后请你注意这有钥匙孔的里盖，围绕钥匙孔有上千的伤痕，这是由于被钥匙摩擦而造成的。清醒的人插钥匙，不是一插就进去吗？醉汉的表没有不留下这些痕迹的。他晚上上弦，所以留下了手腕颤抖的痕迹。这还有什么玄妙呢？”

我答道：“一经说破，如见天日。我对你的冒犯，请你原谅。我应当对你的神妙能力有更大的信心才对，请问你目前手里还有没有侦查的案件？”

“没有，所以才注射可卡因啊。不用动脑筋，我就活不下去。除却这个还有什么兴趣呢？请站到窗前来。难道有过这样凄凉惨淡而又无聊的世界吗？看哪，那黄雾沿街滚滚而下，擦着那些暗褐色的房屋飘浮而过，还有再比这个更平凡无聊的吗？医师，试想英雄无用武之地，有劲头又有有什么用呢？犯罪是寻常的事，人生在世也是寻常的事，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寻常的事还有什么呢？”

我正要开口回答他那激烈的言论，忽然敲门声音很急。我们的房东走了进来，托着一个铜盘，上面放着一张名片。

她对我的伙伴说道：“一位年轻的妇女求见。”

他读着名片：“梅丽·摩斯坦小姐。嗯！这个名字生疏得很。赫德森太太，请她进来。医师，你别走，我愿你留在这里。”



二 案情的陈述

摩斯坦小姐以稳重的步履、沉着的姿态走进屋来。她是一个浅发女郎，体态轻盈，戴着颜色调和的手套，穿着最合乎她风度的衣服。因为她衣服的简单素雅，说明了她是一个生活不太优裕的人。她的衣服是暗褐色毛呢料的，没有花边和装饰，配着一顶同样暗色的帽子，边缘上插着一根白色的翎毛。面貌虽不美丽，但是丰采却很温柔可爱，一双蔚蓝的大眼睛，饱满有神，富有情感。就我所见到过的女人，远到数十国和三大洲，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一副这样高雅和聪敏的面容。当福尔摩斯请她坐下的时候，我看见她嘴唇微动，两手颤抖，显示出紧张的情绪和内心的不安。

她说：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所以来这里请教，是因为您曾经为我的女主人西色尔·弗里斯特夫人解决过一桩家庭纠纷。她对您的协助和本领是很感激和钦佩的。”

他想了一想答道：“西色尔·弗里斯特夫人呀，我记得对她有过小小的帮忙。那一件案子，我记得是很简单的。”

“她并不认为简单。最低限度，我所请教的案子您不能同样也说是简单的了。我想再也没有任何事情比我的处境更离奇费解了。”

福尔摩斯搓着他的双手，目光炯炯。他从椅子上微微倾身向前，在他那清秀而像鸱鹰的脸上现出了精神极端集中的样子。“说一说您的案情吧。”他以精神勃勃而又郑重

